

# 低消，就是爲孩子讀一本書

——訪小兔子書坊黃淑貞

| 閱讀場域

## Talk to Shu-Jen Huang, Founder of Bunny Books

| Reading and Space

我要持續突破，該怎麼更接地氣的讓爸爸媽媽知道，讀課外讀物不是『看閒書』，因爲我們吸收到的養分，往往都是來自課外書。



Text by  
許喻理（特約撰述）

Photography by  
Stan Hung

粉嫩綠色的木質窗框與天空藍的招牌，小兔子書坊像是鑲嵌在水泥森林裡的小木屋，有人形容這裡是童話風，也有人說是可愛風，但書店老闆「兔子媽媽」說，這裡沒有什麼風，這間書店就是我家客廳。

### 我不知道書店不賺錢

10年前的桃園平鎮，黃淑貞剛離開十幾年年資的金融業教育訓練工作，思考下個階段該從事哪種行業，才能兼顧育兒與生計。她有3個選項：開服飾店、開鞋店，或是開書店。

爲什麼當時選了看起來「最不賺錢」的選項呢？如今以「兔子媽媽」在童書界小有名氣的淑貞笑著說：「那時完全沒有想到書店會不賺錢！我覺得很多人會跟我一樣，想買繪本給小孩。我覺得只要店開起來，就能等在那裡收錢！」

兔子媽媽的閱讀啟蒙，是國中時代學校的指定讀物《基督山恩仇記》。在這之前，農民曆是她家裡唯一有文字的印刷品，讀了這本經典讓她震驚「這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好看的東西」，從此成爲嗜讀小說的讀者，最喜歡的作家是《地海》系列作者娥蘇拉·勒瑰恩（Ursula Kroeber Le Guin）。一直到她留職停薪育兒的那年，才接觸了繪本，成爲繪本的愛好者，還成爲「小兔子書坊」裡的兔子媽媽。

一開始的小兔子書坊，既沒有賣咖啡甜點，書也不那麼多。「我不知道怎麼進貨，就一間一間打電話問出版社能不能批貨，土法煉鋼。當時既不知道有經銷商、也不知道有寄售跟賣斷之分。」兔子媽媽回憶，「當時花了20萬進繪本把幾個書架擺滿，就這樣開始營業。」

### 沒有人要走進來，所以我要走出去

開店整整半年，小兔子書坊只有3個客人，就是她和自己的兩個孩子。她驚覺不對，那個時候的臺灣，一般讀者還不熟悉「繪本」這樣的書種，時常以爲是著色本。「既然人家都不來，那我就要出去。」兔子媽媽開始把平常在家跟孩子一起做的事情——



小兔子書坊的老闆：兔子媽媽黃淑貞。



書店不定期有小型書展，可以點一杯熱飲慢慢欣賞。



1 小兔子書坊外觀。

2 除了小兔子出品的書刊之外，《夏之庭》、《廢墟少年》、《殺戒》、《走進生命花園》是兔子媽媽推薦必讀的作品。



2

說故事，帶到附近的公園。「我就人去，也沒有特別宣傳，坐在草地上就開始講，慢慢有一群同齡孩子的媽媽，就知道有『小兔子書坊』這家店了。」

頭已經洗下去了，就是要想辦法創造人流和錢流。除了將說故事活動帶到公園之外，她也重新檢視小兔子書坊的選書，將理念傳達給讀者（「其實就是選我喜歡的啦！」兔子媽媽表示），同時開始規劃親子活動、開放場地租借、開課程。改變策略後，人潮漸增，書店的營收終於有了起色，但也讓她自問：「我明明是書店啊，為什麼收入都是來自課程？明明孩子都很喜歡，但書一個月頂多賣出 10 本。」

因此，營運穩定之後，兔子媽媽認為自己有第二階段的任務，就是推廣什麼叫做繪本、親子共讀的重要性、閱讀的重要性。「我原本覺得自己就是兒童書店，沒有給自己獨立書店這個標籤。」兔子媽媽說：「當我發現原來我也算是獨立書店時，馬上就去申請了文化部提供獨立書店的補助案。」第一次申請就順利拿到補助費，她開始執行第二階段的目標。

### 低消，就是為孩子讀一本書

小兔子書坊開始舉辦深度講座，邀請臺灣的原創作者來到現場，跟大小讀者分享一本書是怎麼創作的、產業背後的故事是如何。從作者的分享中，可以直接感受到創作與出版原創作品的難度與可貴，同時她也訂定參加講座的讀者入場費就是「買一本書」，也因為重視親子共讀的重要性，店裡的低消就是「為孩子讀一本書」。

文化部的補助不只拿來辦講座，兔子媽媽還規劃了露天市集，「其實就是把所有書店在做的事情都搬到公園進行。」一開始連活動宣傳都沒人手，她和先生以及兩個孩子，半夜偷偷到公園去掛宣傳旗，一家人鬼鬼祟祟的還遭到警察關切，累積至今已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有如一一個團隊定期舉辦活動。這間小小的書店逐漸發展成凝聚社區閱讀與創作能量的據點，甚至出版了自己的小刊物，例如聚焦於女性與母親身分的《致我·漬我們》，由大人與孩子一起撰稿的《你好嗎？我很好。兒童快樂手札》，還有以桃園臺地獨有的埤塘為主題創作的繪本《埤塘奶奶說再見》。

### 用繪本搭起理解世界的橋樑

身為書店老闆，兔子媽媽能第一線觀察到家長與孩子的閱讀情況。小兔子書坊陳列許多議題相關的繪本，例如 LGBT 議題的《國王與國王》，她曾觀察到當孩子要求父母讀這本時，父母直接以「這個你聽不懂」回絕孩子。也曾看過孩子對講述 228 事件的繪本《暗夜的螃蟹》感興趣，問媽媽故事在講什麼時，媽媽皺眉回答是「戰爭」。「我當時一聽媽媽的回答，就從櫃檯走出來。」兔子媽媽說：「我對那位媽媽說：『其實這不是一場戰爭，而是一個衝突事件，發生在臺灣。』結果媽媽就說了聲『喔』就走開了。」在店裡的時候，如果注意到大人有不了解或是錯誤的觀念，兔子媽媽都會親自向對方解釋。「有時候問題就出在大人不知道怎麼跟小孩談論這些議題。」有些大人會因此願意聆聽，或告訴孩子可以請兔子媽媽講故事，讓她做示範；也有遇過對方直接拂袖而去。

她留意到，臺灣依然有許多大人對於看待 0 到 18 歲兒童讀物的視野，是尚未被打開的。在書店裡，有些父母會阻止孩子閱讀舒斯特曼 (Neal Shusterman) 的 YA 小說《殺戒》系列，只因為書名有個「殺」字，就被視為不適合兒童的書，事實上卻是用故事帶領哲學辯證的青少年小說。

「我要持續突破，該怎麼更接地氣的讓爸爸媽媽知道，讀課外讀物不是『看閒書』，因為我們吸收到的養分，往往都是來自課外書。」兔子媽媽對於自己的使命再清楚不過了，「這就是為什麼要不斷的去教育與推廣，我們要讓大人知道，這些都是生活上會遇到的議題，而藉由青少年小說，可以建構孩子理解世界的橋樑，讓他們提早預見這些其實包含在他未來生活裡的事情。」

